

打不開的窗 黃彥琳

那年，秋風透過我房間內大開的窗，把我吹到了廣西百色市。一直吹至百坭村，那正是我的故鄉，它更將我的手輕放在窗的執手上，「這是你的任務。」窗上鮮紅的窗花告密著，矯健的龍踩着鳳凰的翅膀奮力飛升，這魔咒似的圖案使窗戶像封印了似的，誰也無法打不開。原來，能否打開窗，往古來今都是宿命。

我明白了，秋風想藉着我的手，打開窗，讓孩子們逃出山淵，而我相信書中便是破解魔咒的魔法。

可，每次到破舊不堪的課室裡，真正到場的不過一半。課堂間，我在黑板上寫著板書，轉身一看，全部孩兒皆低著頭，男孩子們呼呼大睡著、隨意打鬧著，除了她——小芬。小芬總以嚮往、閃亮的眼神看著講台上的我，她時而向我點頭，時而埋頭寫筆記，我相信，她明白了。

只要小芬還在聽課，我的努力便還有意義。下課後，一群男娃在走廊上對我喊著：「有用嗎？我們天生就是窮人！」，而另一邊，小芬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袖，「老師，還有其他題目讓我練習嗎？」用期待的目光遞上了習作。「老師你課堂上還可以多說說外面的世界嗎？外面是不是女生也能出頭？」

如是者，我的大多心思就不知不覺地放在了她身上，每個清晨皆期待著收到她的毫無疑問的佳作和被捉著要功課。有一個嚴冬，「我讀不了書了」她寫道。上課的時候，我抬頭一看，正對上那泛著淚光的雙目。我邊輕撫著她的頭髮，邊嘗試著問問前因後果，但小芬的嘴巴依然緊閉著。

「我們家裡沒有剩錢給她亂花，要給她哥買房子，要給她弟湊彩禮，女娃啊……就是潑出去的水，讀那麼多書會有用嗎？倒不如嫁個好人！」小芬母親說。「但小芬是個好苗子！她——」話音未落，我已被掃地出門了。「太好了，明天媽媽要買收音機給我們用了！」回頭仰望，二樓窗戶敞開，明亮的電燈映照著兩兄弟興奮擊掌的身影，而樓下小芬的窗緊逼著，連哭聲也傳不出來，只能透出微弱的燭光，一吹，就熄滅了。

不行，這麼無稽的理由，我們不認輸。我走回學校，開始工作。

不久就收到回音了，小芬獲得了獎學金，重燃了打開窗看世界的希望。

又過了一個春，今早多番檢查後發現我手上少了小芬那份作業，我的雙腿自然地再次轉向去她家的方向。「哈哈哈哈哈…」有一個方向傳來不盡的笑聲，原來是小芬的兩兄弟四仰八叉地躺在稻草堆裏玩鬧著，風扇吱吱作響，蕩起了部分稻草，「喂！那個誰又來了！」轉身，透過關上的窗，見她那小小的身子在屋內忙前忙後，擦桌子、洗如山般高的碗，正在她背後指指點點、「賠錢貨」地呼喝的是她的母親。我倆雙目交錯，她淚眼汪汪，她是想出來的，她的手本應執筆，

她的腦袋本應運算着奧數，她原本就屬於學習，屬於外面更廣大的世界，但是我們始終，無法打開這一扇窗。

愛流向了不缺愛的人，苦難也流向了能吃苦的人。小芬乃至千萬個「她」就是被世人瞄準了的目標，勢以苦難將她們吞噬，而向男性發射的子彈反是愛與資源，可他們反倒更為遊手好閒，田間的單車、課間的撲克牌，以及晚間的月亮、星星，比比皆是……

還沒等到小芬正常上課，村內突然傳來喧天的鑼鼓聲，遍地彩帶生花，不祥的預感涌上心頭，我沿着這一片紅，那一片紅，追到了小芬的家。探頭望，窗內的一切竟像是穿越到了滿清。小芬正與一兩鬢斑白的男人牽著手，她瞪大的眼睛拉扯著我的援手。幾個鄰居一同進去，鼓掌、叫好間摩擦出無數塵埃，宴席隨聲開始，窗外炮仗燒得紅火，天空中煙霧瀰漫，剩下的只有炮灰。

「小芬才十七，你們有人性嗎？」我再無法維持為人師表的體面，忍不住似瘋狗般大叫，乞求著讓我的聲音順利傳送到裡面人的耳裡，可他們眼都不瞅一下，似失去視力般。窗內，小芬本來清澈的雙目此刻充滿恐懼與不甘，不甘地注視著我，彷彿拉扯著援手。窗內的世界逐漸被霧氣籠罩，直至看不見所有。外面的村民見我鬧事，來了兩個壯丁把我拉走。她眼見最後一棵稻草都快要被扯去，忽然努力掙脫了那男人的懷抱朝我撲來，抖震著的手好不容易碰上窗的執手。一雙粗壯大手把她的手打開，再一手拉扯回去，「快點拜堂，別礙着洞房。」

這次，我們不得不放棄了嗎？

終於，小芬母親向窗戶走來，我期待著，期待著可以與他們溝通。該說小芬聰明過人、勤奮好學、定能成才，還是我對同事、上司多次炫耀小芬、為她爭取資源，又或是這扇窗的重要呢。「嗷——」，小芬母親卻把窗拉緊，給予我一個輕蔑的眼神，再繼以鎖上窗，封上一切。

隨即，吃得滿嘴油光的小芬父親拿出那疊紅包，唰啦唰啦地點著錢。又佯作大方地出來給我一張，「老師，記得多照顧我家大哥，辛苦了！」

他們的雙目流出了蠟液，蠟液在窗框上凝固成形，窗……永不逆轉。

有時候，我們離打開窗只差一點點，一點點。